



边看边聊

哈佛三假

胡展奋

大约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在华东政法大学新校舍听说了“哈佛红”——其建筑用红砖和哈佛大学一样彤红。如同“中国红”，我当时觉得这个称谓既酷又雷，但如今我站在哈佛，瞻仰着这所时常排名世界第一的大学，却没人向我介绍她的红砖，倒是有讲解在哈佛铜像前大声吆喝：美国人到处强调自己的诚信与严谨，恰恰在大名鼎鼎的“哈佛”长期存在“三假”！

这话把大家雷倒了。这“三假”呢？看这尊铜像，讲解员说，哈佛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三行字：John Harvard; Founder; 1638。（约翰·哈佛，创立者，1638年）。然而，你知道这座哈佛铜像实际包含着三个“假”，或者三个错讹吗？

首先，哈佛不是死于1638年，而是死于1637年。这个错误很低级，名校既以哈佛命名，却连他的生卒年月都搞不清，或者搞清了也不想更正，这个不应该。

其次，哈佛只是捐赠者，不是“创立者”。有记载证明1636年哈佛大学由清教（英国国教的一个分支）传教士创建的时候，哈佛本人尚未到波士顿。哈佛于1637年来到波士顿时已是肺病终末期，那时的肺结核是绝症，故其临终时，将自己的全部图书（约400本）和一半财产（约780英镑）捐赠给学院，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也是学院成立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须知，学校一年的总开支才400英镑，故而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1639年3月，当地议会通过决议，为纪念约翰·哈佛，把这所学校改名为“哈佛学院”。问题是，“创立”与“捐赠”毕竟有原则的区别，章士钊先生曾对筹备中共有重大捐助，但不能称其为“中共创始人”，就这道理，所以哈佛这一“假”也假得很离谱。最后一个的“假”，假得令人意外，原来哈佛雕像的脸庞并非哈佛的。1883年，学校的董事会要为哈佛立一个铜像，但哈佛唯一的画像在一次大火中被焚。那时距哈佛去世已经二百四十多年了，没人知道哈佛长得怎么样，雕塑家就在学生中随机挑一个，被挑中的学生叫谢尔曼·霍尔，那时看人可能也“主要看气质”，感觉他像，就以他为模特，换上17世纪清教徒的服饰，于1884年完成



铜像的浇铸。所以现在领取世界各地游客香火的“哈佛”，其实就是哈佛学生谢尔曼·霍尔的一个假哈佛。

哈佛的事你说妖不妖。讲解的结论是：真相，就对付着用吧。

这话把大家逗乐了。绝对真相与绝对真理还真不是没有，很多情况下还真是“对付着用”的。

由此联想到先圣孔夫子，以及孟子以下的历代圣贤与帝王将相的画像基本也就“对付着”的吧，谁知道他们真正长得怎么样。孔子死后，据说子贡凭记忆用楷木为老师雕了一个像，我在曲阜看了，实在是很浪漫且卡通的，只有子贡自己意会，后来很多夫子的画像无不凭空想象的，如果真照文字记载的去画，那是要吓死人的。

关公的形象也家喻户晓，但我去山西解州他的老家观光，关庙里保存着据说最接近他原貌的画，很小，得用放大镜看，细看

觉得和世间流传的完全是两码事，没有“三缕清须”，也没有“丹凤眼、卧蚕眉”，面也不如“重枣”，倒使我想起了《水浒传》里的“病关索”，黄黄的鼓鼓的圆脸，平凡极了，你去看晋南一带的老农都这副长相，憨厚而敦实。

说“神似”，这幅画应该最像关云长，问题是当时也没有照相，也没像欧洲那样有石膏面模，只是凭传说或印象追摹的，他

我与诸炳兴原先素不相识，应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的邀请，一起参加上海知青的版纳论坛，就此有了深谈和了解的机缘。在西双版纳澜沧江畔，我们相处十分愉快。我是第一次去版纳，也许同行的人中只有炳兴在这块土地上待过13年，是留驻时间最长的上海知青。云南版纳是我自幼充满想象的的土地，她对我充满了神秘和诱惑，于是一路上不停地向炳兴追问他的往昔。他向我讲述了许多版纳的故事及风土人情，从澜沧江的水说到了饭桌上的酒，从面前的菜讲到并不遥远的知青时代。我们一见如故，从相敬如宾到相见恨晚，成了好朋友。

炳兴的这部散文集《版纳记事》

于2019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许多文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沙英不是“孽债”》《女儿，你在哪里》等，读来令人屏息，于伤痛愤切之间发出深长的慨叹；“我当知青那些事”诸篇，都表达了他们这一

生命如此丰富多彩

张炜

批热血青年特有的理想情怀，这种时代之纯真，恰好映衬出物欲横流的苍白与渺小，表达出一代知青强大的精神守望。经过知青年代的洗礼，他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炳兴在知青的发起地，也是知青时代的终结地西双版纳，度过了

最难忘的青春岁月。对于他来说，这里凝聚着激情，留下了汗水。他的这部文集所奏响的，其实就是一曲激越的青春之歌。把四十年前的人物与故事还原式的描绘，如此逼真动人，催人泪下，实不多见。

炳兴以真正属于自己的亲历和感知，呈现出难得的时代超越。他的文字既是一个普通知青书写的纪实回顾，又是使用语言艺术展露心声、挖掘故事的神情并茂之作。男女人物，曲折命运，凄美惋叹，尽在其中。这是炳兴留给自己的记录，也同时将其交付了时代与往昔。

我有幸成为这些文字最早的读者之一，在此写下自己的感动。

呼保义

张天野

宋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广为流传的及时雨，还有一个就是呼保义。英雄排座次时，宋江舍及时雨不用，偏要用这个呼保义，这是什么缘故呢？

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这是宋朝的武官官名，在武职五十二阶中排序五十，可见地位不高，只算低级武官。两宋时有个习俗，即官名在民间泛滥。以保义为例，保义保义，保社稷忠义，古代这是绝对好词。曾慥《高斋漫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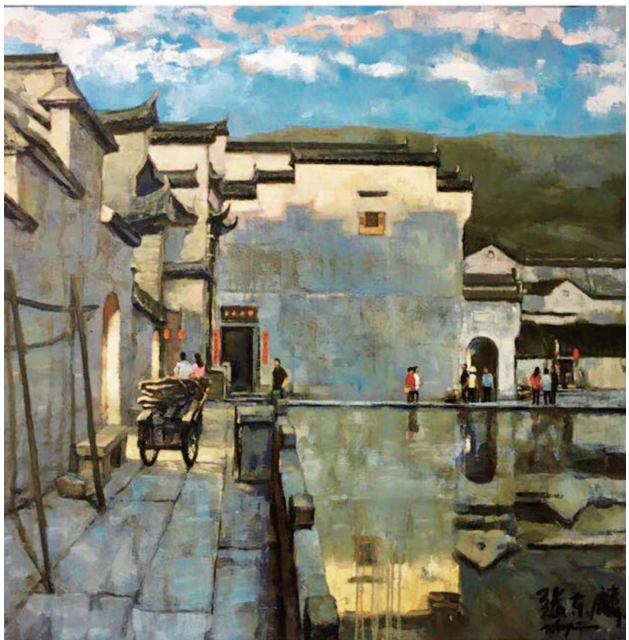
书说：“近年贵人仆隶，以仆射、司徒为卑小，则称保义，又或称大夫也。”宋代笔记里“张保义”、“王保义”、“马保义”等比比皆是，足见曾慥所言不虚。而且，保义还有第二层含义，有宋一代常对被招安的农民起义和绿林人授予保义郎一职。至于呼保义的呼，乃自呼之义。宋江自呼保义是自谦之词，隐隐还有向朝廷表忠心、时刻准备接受招安的意思。果然，朝廷在梁山征辽后加宋江为保义郎。



宏村

油画

张东鳞



七夕会

近日读到一位社会学家的文章，文中写道，“真正快乐的人生是不断关注存在的人生，时时刻刻悉心体会美与爱的人生，是不断回归自我和审视自我的人生”。也特别认同她在另一篇文章《与自己存在裸相见》中写的：“独处是赤裸裸的生存状态，不需要任何矫饰，不需要任何戒备，不需要任何表演，直接面对存在本身……”人生过半，开始与孤独相伴，也慢慢适应并爱上了这种独处。在每天单位和家两点一线，工作、生活简单重复之外，找一点时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体验不同环境下的自我与自然，比如一年前那次随心所欲却未曾料想惊心动魄的独旅。

出门前，简单规划了行程：先到杭州余杭区的朋友小美家住一晚，随后去莫干山。出发前两天和小美打了招呼，也订好了莫干山两晚的民宿。

小美的家，在高速出口几分钟的一个村里。村子与山依傍，但还是平原为主。高速行驶近中午时，小美发来微信：姐姐，鸡是想吃白切还是煲汤？我语音回

独旅，也是一种人生体验

余童欢

她：没关系，都喜欢！这是实话，每次去小美家的冲动，其中之一源自他们那边草鸡、土猪肉、黄鳝、螺蛳、笋干、蔬菜等等山里农家菜。好久没来小美家，一切依旧。干干净净的屋子，桌上已摆好我喜欢的菜，和97岁的爷爷（小美的公公）打过招呼，爷爷耳朵不大好，但他还是冲我笑笑。特别是那两只狗狗，见我进屋，身体一个劲

往我腿上摩擦，好像我们有多熟悉的样子。小美的老公早出去干活了，小美拿出她家米酒，一定要陪我一起喝几杯。我欣然答应，反正喝迷糊了正好午睡。九月秋意渐浓，山村里的早晚有点凉，乘着夜色我走出村外，去看了看一年前还在大兴土木建造中的那家星级酒店，如今已是对外营业。酒店四周霓虹闪烁，点亮了这个本只有自然的山村。通向酒店的那条宽宽、浅浅的小河，已经看不到白天溪水的清澈以及觅食的白鹭，只有林中蟋蟀鸣叫和哗啦啦的溪流声。全身心浸淫在夜幕中，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着周边的一切，仿佛回到了童年，又如在梦

中。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真切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什么也不用想，什么都可以想。

第二天吃过早饭，告别了小美，我开启了去莫干山景区的行程。从导航看，从小美家到莫干山预订的民宿车程仅需五十多分钟，心想悠悠地到那里吃中饭。

出了小美家的村口，导航指示进了另一个村的无名小道，在一个叉口时，车开上了一条山路。也许是走陌生路太过专注，我全然不知车已经行驶在上山的路上。大约二十分钟左右，突然前面出现连续的S形山路，才明显感觉到坡度增陡。一时有点慌神，怀疑自己是否能将车开上去……

用力踩油门，发动机声继续轰然作响，两手紧握住方向盘大幅度转动。平日里开车，前方看到的是平坦公路，此时的我，身体随着车一起半仰，看到的是车前引擎盖、蓝天白云，还有就是树枝从身边划过。车，终于行驶到一片平坦一点的山路，心，也终于慢慢放松下来。也许，我不再有这样盘山惊悚之旅，但是，持续关注存在的人生，时时刻刻悉心体会美与爱的人生，将会陪伴终生。

真长得怎么样，谁知道呢，对付着用吧！

我对李白的长相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历代圣贤图”里，他也是丹凤眼，葱管鼻，三缕清须，仰天大笑，诗酒傲物，俨然美男，但文字记载对他不利，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眼睛暴凸有神，嘴巴很大，张开时有如猛虎下山，这不像王莽了吗？而且“身不满七尺”（李白自述），我在采石矶李白墓见过李白雕像，严格按照古史记载塑造，个子确实不高，也就1米6多一些，如此尊容，难怪杨贵妃对他不来电。

当然，凡事求真乃天理。只是太拘泥真相，真相也许会令我们失望。所以尼采也说了，很多时候，没有真相，只有诠释。

新中国之初，留美归国的张权因工作之需，急购一架钢琴。

在北京市郊一座教堂的库房里，张权夫妇见到了声乐教育家沈湘推荐的一架有着百年历史的德国造斯坦威三角钢琴。原琴主为防止琴键、绒布和木架及琴身被虫咬虫蛀，在这架老琴的琴身及周边撒满了气味浓烈的六六粉。

张权在擦去粉尘和厚灰后，钢琴立显其迷人真貌。在掀盖弹奏后，虽有些琴键已松懈，但琴声仍不失清脆悦耳。可见此琴质地甚好，只需重新校音即可。张权夫妇当即付下定金。几天后，凑齐了向亲朋好友借来的一千元现金成交。

有了钢琴的终日相伴，张权夫妇的音乐事业如虎添翼。但为归还这笔钢琴欠款，全家省吃俭用，花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才还清。

但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使张权一家遭遇灭顶之灾。打那后，全家七口的生活，全靠已降级降薪的张权一人工资支撑着。

那时张权不得已，常常在“下班”后，去附近菜场捡菜皮。回家洗净后切丁腌制再食用。而她自己每天的晚饭，总是等到老人和孩子入睡后，边看书边烤两个土豆充饥。有时家中实在难熬，就把丈夫生前留下的衣物、自行车等陆续变卖，从而改善一下生活。

1959年隆冬的一天，一位来自贵州广播电台的不速之客，叩开了张权的家。因得知张权家庭经济拮据，想用6000元人民币来购买她家钢琴。6000元在当时社会，无疑是一笔巨款。对于缺少衣食、度日如年的张权一家而言，更像及早的甘霖、冬日的暖阳，是那么的及时和需用。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巨大诱惑。

但钢琴是张权的精神支柱。它见证过幸福的生活；也象征着未来的希望；显然是任何物质所不能替代的。即使当下的生活再怎么困苦艰难，钢琴是绝不能卖掉的。就这样，张权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绝并送走来客。此时，触景生情的张权已百感交集。她把自己一人关进房中大哭了一场，宣泄这些年来心中的委

屈、痛楚和思念……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曾深受过张权的影响。当年因张权的发现和鼓励，金铁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因此，每年的寒暑假金铁霖回哈尔滨探亲，总要去看望张权。把自己学唱的情况、心得体会向她详细汇报。

金铁霖在大三时，父亲突然病故，母亲又无工作能力，家境十分困难。他就向张权倾诉：自己想退学找工作来养家的念头。一向看好金铁霖的张权，此时非常着急。她诚恳地劝慰：困难是暂时的，你有什么困难，我尽可能帮助解决。你若退学，不仅是个个人损失，更是将来国家的损失。同时，张权又讲了许多自己求学时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和在人生艰难时守望信念的往事。金铁霖听后很感动，旋即表示一定会坚持歌唱事业。这天分别时，张权把家中余钱都给了金铁霖，以解其燃眉之急。

1961年，在周总理及王震、夏衍等有关领导的关照安排下，张权在哈尔滨开始了新的音乐人生。为了回报党和人民的爱护，挽回流逝许久的歌唱岁月，这年她在东北地区举办了一百多场独唱音乐会，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翌年，张权被增补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这年的全会上，全国政协破天荒地为张权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同期，张权又被周总理钦点，加盟他倡议举办的中国最负盛名的十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同台演唱会。这台音乐会的阵容和规格，在中国音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张权一生中最重要的音乐会。

当年年底，厚积薄发的张权又在南京连续举办十场独唱音乐会。我在其女儿莫纪纲家中见到了这些已经泛黄但弥足珍贵的节目单。十场音乐会，只有独唱、钢琴和报幕员三个担纲。曲目涉猎广泛，以中国作品为主，每场音乐会的曲目又不尽相同。唯有为张权量身定作的歌曲《想念着你啊，北京！》是每场必唱，充分表达了张权对北京无法割舍的思恋之情。



旅游